

■工友情怀

# 严厉的搭档

□赖雨冰 文/图

2010年，我在铁路通信段出入库工作，经常需要跟各个部门协调合作，因此结识了石师傅。石师傅工作认真、把关严格，我们合作起来颇为顺畅，我把他当作默契的搭档，尤其喜欢他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一条缝的亲切模样。

石师傅是机务值班员，因为恰好对班，我俩经常打交道。我每次把检测机车后填写好的合格证交给他盖章时，他都会笑着对我说：“辛苦了。”在他大哥般的笑脸下，我对工作的要求逐渐有些放松。一次在凌晨3点检测完调车后，想着石师傅总是笑眯眯的样子，就想偷个懒，看也没看就在合格证上随便写上检测内容，心想，反正合格证谁也不会认真看。没想到，当我把填写好的调车合格证拿给石师傅时，他一眼就发现我把2室的试验记录也写上去了。

调车跟普通的机车不同，它只有一端有通信设备。再回到值班室重新填写我嫌麻烦，就笑着对石师傅说：“不管了，反正早上调车会回来加油，到时又要重新检测发合格证的。”“不行，必须重写，工作是不能马虎的。”石师傅慢慢收敛起脸上的笑，严肃起来，再也没有往日的亲切模样。

迫于无奈，我只好回到值班室重新填写了一张合格证，心里不免对石师傅有些抱怨。后来再去交合格证时，虽然石师傅依然



笑眯眯地说“辛苦了”，我却面无表情，签字确认后转身离开。

5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又是一个跟石师傅对班的夜班，石师傅端来一盆洗好的葡萄，笑眯眯地招呼我吃，他说：“知道你还在为我的严厉生气。不过，干我们铁路这一行，真的来不得半点虚假，如果工作怕麻烦的话，安全谁来保证呢？”

那一晚，借着朦胧的月色，石师傅给我讲了很多他当司机时的故事。他说13年前，他还是一名货车副司机，有一天行驶在线路上，“我记得那时是凌晨4点多钟，正是人特别容易犯困打瞌睡的时候，那天刚好经过一片视野开阔的铁道线，我想着这个时间点肯定很安全，谁会在这个时间点没事儿来铁路线上呢？再说，工务的巡道工也刚刚巡视过

这片线路，所以就想偷个懒，不想起身瞭望。谁知道，正面800多米的地方依稀有个黑影停在轨道中间，那是一条误入轨道的耕牛。如果我们驾驶的是客车、如果不是正司机反应快，看见了那黑影及时采取措施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我怎么对得起自己这身制服？”石师傅指指身上的制服。制服上的肩章、路徽在月光下闪闪发光。“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，所以我希望你工作中不要怕麻烦。铁路工作的纪律都是用经验换来的，一定要按规章制度办事。”

时光匆匆，我在铁路工作20年来，遇到了很多像石师傅一样专业又敬业的“严厉搭档”。他们身上那些闪光点如同午夜星光，照亮着我，提醒着我严谨踏实前行。

■图片故事

穿过客厅，推开卧室门，见年迈留守在家的父母正在午睡。两人和衣面对面并排躺着，父亲左侧卧，母亲右侧卧，弓背屈膝、略呈弧形、一左一右，好似一对“括号”。

印象中，父亲没这么小，母亲也没这么弯，从哪天起，他们成了现在的模样，我已记不起。可面对这个已然不太圆润的“括号”，我又满心幸福，人过中年，仍有二老守着老家，守着儿时的村庄。我用略显沧桑的嗓音喊一声“爹娘”，还可得到真切的回应，便感觉我依然能在“括号”中间幸福地生活。

母亲说，小时候的我只要一上炕，就爱躺在他俩中间，父亲会把房顶糊的报纸上的图片一张一张讲给我听，还念念那些大标题；母亲不识字，趁我们爷儿俩兴致正浓，悄悄下地，给我蒸俩鸡蛋。香油味儿惹得我听不进去了，翻身趴下，端着炕沿上的小碗，抿一勺儿黄澄澄、颤悠悠、香喷喷的鸡蛋羹，送到父亲嘴边，父亲说“不吃”；送到母亲嘴边，母亲说“不爱吃”。他俩一左一右围着我，看我小碗刮得干干净净。

我在家是老小，想必哥哥们也是在这“括号”里长大的吧？每当过年，哥哥们从城里打工回来，全家终于聚齐。我们仨钻进被筒，并排躺在炕中间，炕头是母亲，炕尾是父亲，父母看着我们笑咪咪的，任由我们兄弟谈天说地。

在“括号”中间的快乐生活，是我们家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后

# 温暖的“括号”

□张金刚 文/图

来，大哥、二哥成家立业，我外出求学、工作，把家安在城里。我们兄弟三人和曾经的热闹时光，已从“括号”中间抽身而走，交由一个电视遥控器、一部戏曲放映机填充其中，撑起“括号”间虚空而又苍老的日子……一时间，我心生悲感。

似有心灵感应，我安静地在门边想着心事，母亲忽然睁开眼，问道：“怎么大中午回来了？”继而，缓慢坐起挪到床边，用手拢了一下蓬乱的白发，趿拉着鞋，拄着棍子，笑意盈盈地向我走来。我忙上前搀扶，她冲我一笑，露出一颗牙也没有的牙床。我心头一酸，忙望向父亲，他也醒了，问了同样的问题，随后跟了出来。

我们仨坐在台阶上，父亲在左，母亲在右，我在中间。初夏的风吹在身上，眼前的青山、绿树、院落，几十年似乎没有变过，可它们眼前的我们，却变了模样。

父亲看着远山，跟我念叨着：“你大哥脑血栓好几年了，心气儿不高，你多跟他聊聊，你小时候，你大嫂对你不错，能帮就帮一把；你心事重、脾气差，千万别给媳妇儿甩脸子……我们能活多久，你们好就好！”我瞅一眼“小”我很多的父亲，说：“我记住了。我们好，你们也要好。”

我把给父母买的凉皮、煎饼、火腿、腐乳一一放好，菜园里割了韭菜、拔了葱，又拿了几个母亲蒸的大馒头，还有十几个鸡蛋。父亲说：“趁我们还能种点儿地，能做点儿啥，你就常回来多拿，不然……”我打断他：“不然你们也吃不了，是吧？”父亲一个劲儿点头。骑车走出院子，一回头，父母早已站起身，弯腰驼背，在檐下组成一个“括号”，默默望着我。我挥一下手，他俩也挥一下手。我猛地一阵心痛，生怕哪天这“括号”少了左边或右边，直至在老家消失。



# 聚焦手艺背后的手艺人

——读赵勤《这不是手艺，这是生活》

□刘学正

人间滋味，离不开烟火气的熏陶，而经由岁月沉淀的手工生活物件，总能在平淡中让人怀念、令人心安。作家赵勤在其新近出版的《这不是手艺，这是生活》一书中，以笔为杖，一步步探路、一帧帧定格，把笔触聚焦于多门手艺背后的手艺人，用18篇随笔呈现出18位手艺人的真实形象。漫步城市与乡村，穿街走巷、攀谈聊天，让赵勤在收集到一系列民间造物资料的同时，也体悟到了独属于手艺人的故事和内心隐秘的情绪。

编织、捏泥、做鞋……手艺人与艺术家不同，他们不求留名，一半为了传承，一半为了生活。虽说入行的初衷不一，但手艺人大多以顾客满意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尺。赵勤坦言，起初，他更关注手艺本身，诸如步骤、难度、选材等工艺方面的情况，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，“我知道了他们的困惑、开心、难过以及种种复杂的人生滋味”。

一草一木，经由手艺人的双手，便可变身日常用品，而手艺人又何尝不是靠着它们来消磨日常。《伴随一生的竹篾条》里，年过花甲的李淑芳安然地编织竹器，沉静又从容，好像她生来就是编织器的。初见她编织的茶篓，作者不禁好奇：是怎么样的老人，可以编出如此细致精巧的竹器？事实上，李淑芳的身世可怜，没有老伴儿，无儿无女，不过幸好有竹编的手艺可以养活自己，也削减了孤苦伶仃的痛楚，“我这一辈子啊，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，都是跟着自己的心在走，没有谁可以看见后面的路。”

故乡的泥土，似乎藏着嗅不够的芬芳，让离家的游子多了一些执念，挥之不去、难以割舍。《建平的泥塑世界》中，久居乡村的呆子叔，教会了建平泥塑手艺，让他在日后多了一条出路，还收获了爱情。建平出门务工期间，“她（房东家的姑娘）觉得他捏的泥人憨态可掬、喜庆，一定会有人喜欢。她给他出主意，让他学一些泥塑的专业知识，提高自己的手艺和见识。”后来，建平先是挑着担子沿街叫卖，



名气大了，又成立了泥塑工作室，如今还有人请他去艺术院校讲授泥人艺术。闲下来时，建平常想起故乡的人和事，想起呆子叔。

手艺没有高低贵贱，即便一双鞋子，也凝聚着赤诚匠心。《你懂那双布鞋吗？》里，侗妹做鞋是花了心思的，甚至把人脚研究得比医生都透彻。她做的每双布鞋，要经过15处精细作、32层纯棉叠加、181道线阡陌纵横、6400次飞针走线。行走日久，鞋子难免会坏，这时，另一位手艺人就登场了。“修鞋时，她的眼神不离开手里的鞋，神情专注得像是在做一件精致的工艺品。”《出逃的鞋匠》中，女鞋匠在市场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固守着一个小小门面，凡是自己修理过的鞋子，她都能分辨出来，扎过的针线、换过的鞋跟，就像生命中经历的人和事一样，让她眼睛一跳、心里一动。两位女性，一个做鞋、一个修鞋，靠着精湛的手艺活儿，把日子过得格外踏实。

赵勤的笔下，在一位位手艺人身上，更体现出普通人的情感共性。譬如，做琴全凭感觉的“乐器王”艾依提·依明、擅做蝴蝶胸饰的小银匠丁彦、坚持手工调色的油漆匠李浩勇……他们不光技法精湛、让手艺成为各自的标签，也都有着曾经的困惑与突围，以及生活的五味杂陈和悲欢离合。

手艺，更是生活。司空见惯的器物，恰是双手赋予的温柔，浸润有手艺人的情绪和经历。赵勤所着力展现的手艺人个人际遇，让该书有了一定的“民间史”性质，越是平实叙事，越能触动人心。

# 书海掠影



# 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  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